

采访人 陈明

世纪老人的话

任继愈

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者的精神

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

展示老人对其学术生涯及人生历程的回顾 全部采用

世界 世纪老人的话 以对话形式 展示老人对其学

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 深入被访

(北京)

本书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主编 林祥
采访人 陈明



世纪老人的话

任继愈

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老人的话: 任继愈卷 / 林祥主编.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7

ISBN 7-5382-5510-9

I .世… II .林… III .任继愈- 生平事迹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1072 号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89 千字 印张: 4.75 插页: 2

印数: 1 — 10 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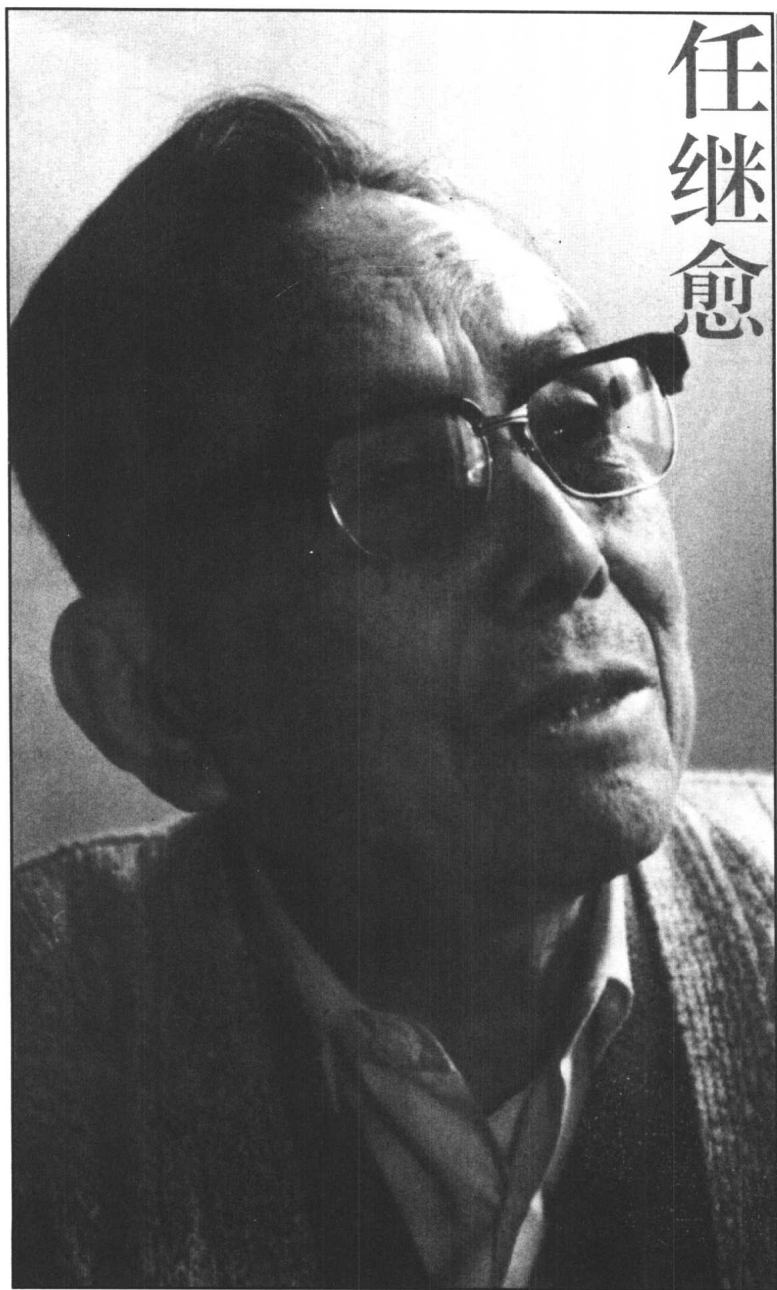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柳青松 责任校对: 马 慧 王 玲

装帧设计: 林胜利 版式设计: 李 夏

定价: 10.00 元

任继愈



编委会

总 策 划 俞晓群 林 祥
主 编 林 祥
副 主 编 李文慧
编 委 金 涛 巫新华 李鸣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俞晓群 柳青松
责任校对 马 慧 王 玲
技术编辑 陈 咏 袁启江
装帧设计 林胜利
版式设计 李 夏

策划人语

为何而做？人活着总是要干点事情，尤其是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多少年以后还心有怀念、心中得意的事情。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因病住院的相声大师侯宝林，他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受到震动……要保留、要抢救这样一些世纪老人的最珍贵的“活”资料，先出文字书，就叫《世纪老人的话》。

如何做的？先找到世纪老人，即被采访人。称得上“世纪老人”的并不多，由阅历、学识、社会知名度等诸多因素决定。后选择采访人，采访人要能够领会和落实策划者的意图，要有学识与被采访的世纪老人对话，并能得到世纪老人的认同。这项工作的难度大大超过了预想。

做得如何？从策划到出书，磨了近三年，几经修改，从文字内容到装帧形式，都力求做到一流。《世纪老人的话》有两大特点，简言之：一、直接交流、对话，客观性强；二、可视为世纪老人的口述历史，史料价值高。

自觉做得努力，可得一个高分。最终打分人是读者。

目录

策划人语 1

任继愈先生小传 1

访谈实录 3

访谈之一 3

访谈之二 58

访谈之三 87

访谈之四 118

访谈随想 138

任继愈先生年谱简编 141

任继愈先生主要著述 143

后记 145

任继愈先生小传



1997年4月10日 在北京图书馆
办公室中接受采访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4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1942~196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所长、教授。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87年至今，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

笔》、《老子全译》等。

主编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教科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〇六卷)等及学术论文多篇。

访谈实录



1996年10月 在北京图书馆办公室
接受陈明采访

受“世纪老人的话”编委会之托，1996年秋至1998年夏，在学术界颇为活跃的青年学者陈明博士在北京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多次采访了任继愈先生，后又去三里河任先生寓所采访。参加采访的还有本丛书副主编李文慧。其中最主要的四次谈话的内容，经整理后列入以下的访谈录中。

时间：1996年10月14日

地点：北京图书馆

访谈之一

陈明（以下简称陈）：像您这样一大批老的专家学者，除了知识方面之外，还有许多感受、智慧、愿望之类的东西，隐没于你们的作品之外，就像冰山的海底的部分。

每一个思想家都知道那种东西多重要，但一般读者却读不到。搞这样一个“世纪老人工程”，就是想把这些精英们的知识和智慧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挖掘出来，介绍给年轻人。这是一种资源，社会的财富，很有价值。它所具有的那一种启发和教育作用，是你们的学术成就所无法代替的。所以，我们采取这种新闻采访的形式。如果仅只把你们的著作编成集子，变成自选集，我觉得那是不够的。国际史学界现在颇推重所谓口述的历史。当然我们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强调人，把您作为一个完整的活的人介绍给读者，而不只是说作为一个学者或者某个单方面的角色写进书本。这次跟您谈，您的著述当然是一条线索，甚至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我希望围绕这条线索再把别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展示出来。

任继愈（以下简称任）：我接触过的学者，教育界的人比较多，有些人单纯认为个人的成绩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自己努力的成果。自学成才的人往往强调这一点，强调个人奋斗、个人成就。我觉得，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得出来，背离了这个大的潮流，你一点作用都起不了。再大的英雄也是这样。

比方有一个数学家，我认识的，他是自学成才的，原先他在商店里当学徒，被人发现有数学的天才，结果有机会慢慢获得成功。这个社会上都是这么一个看

法：你看，他从一个学徒变成一个专家。还有搞甲骨文的像董作宾先生，我认识的，他原来在集市上摆小摊，卖那个毛巾呀、雪花膏呀、发卡子呀这类东西的。顾客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赶集嘛。他就拿着《汉书》在那里看，结果被一个专家看见了，就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摆摊了，跟我念书去吧。后来他就成了个甲骨文专家。这也是个属于自学成才的了。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成功的，有一点他自己应该明白：机遇给他造成了这么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要不是这个机遇，你永远让他摆小摊、赶集，他能够成个家吗？（陈：大不了是个爱好历史的掌柜嘛。）那个杂货店的小伙计也一样。仅仅打算盘，你能够成为一个数学家吗？也不可能。我知道就是这个数学家，到一个学校去，学校同意要他，告诉他说，你就当练习生嘛。练习生就是工人的待遇，或好一点儿，不做工人的事情。教授去讲学，你就擦擦黑板。老师写满了以后，你就再给擦擦干净。还有，上课要挂图呀什么的，你再帮他挂一挂。这位青年有一个优点，他愿意坐在旁边和学生一起听讲，可以听，可以记。他听了好多门这方面的专业课，就跟大学生一样的待遇。有这么一个机会嘛，他就慢慢成长起来了。他是那样进来的，但进了大学以后，等于跟大学生一样的待遇，而且比大学生还有优越的地方，跟念研究生差不多吧。因为对于一般大学生来说，有些课非学不可，他就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比如可以不上体育课什么的，而只听自己爱听的课。他等于上了几年研究生，这

个条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我觉得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不认识社会这个整体的培养帮助的话，自己一个人怎么能够奋斗得出来呢？不可能。那个甲骨文专家也是这样。你必须有机会看到那些甲骨片，你平时再有学问，你摸都摸不到，连甲骨文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能成为专家吗？显然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应该善于反思，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我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机遇是很要紧的。我是有这么一个看法。

陈：您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精英，或者有成就者，他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是说时势造英雄，要有机遇。主观的努力是一方面，但是每个人的成就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一定关系。（任：决不是一个天才就能决定的。）对。您认为今天的那些精英，就是您刚才说的，有些人爱声称是自己打出来的、奋斗出来的结果。诚然有这么一方面，但是您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您刚才提醒的，是不是？您是从自己的经验和您的交往得出这一点，看到这个问题的吧。

任：我是有这么一点基本的认识。我觉得一个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太能耐了，不要太目空一切，那样不对。

陈：这个太有提醒作用了。

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时势造英雄，个体离不开社会。但主观的努力呢，也不能看得太低。因为每个时代，千千万万的人中，真正的精英总是有限。这里毕竟还是有一个主观努力甚至天赋的因素存在。您刚才说的是一个

基础的东西，一个前提，不应忘记这一点。当然它不可能是全部，对吧？

我是学生出身，我到北京后，尤其是在接触学术界诸名流大家的时候，特别注意观察这些人在气质、性格乃至内心世界诸方面共性的、共通的地方。我记得我原来跟您说过，我对您有这样一个感觉，很聪明，非常敏锐。然而，您马上就跟我说：光有聪明不够。我记得十分清楚。现在我也知道，做人做事，只有聪明还远远不够。那么，除了聪明之外，究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素质，您觉得对一个人的成功来说，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必备的，不可缺少的呢？

任：我觉得做成一件事情，不要过多地为自己考虑。我还是这样看，作为社会的成员，出发点应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社会给了各种条件，让你得到了生存，得到了发展。同时，你当然要对这个集体，对这个群体奉献一些东西。你光索取不奉献，光拿不给，那社会就像一盆水，你舀一碗，我舀一碗，不就舀空了吗？盆子不就干了吗？所以，既要有所索取，也要有所回馈，这个社会才能存在，才能进步，要不然这个社会就要垮了。我说的那些，有这么一个基本意义。所以我们学一个东西，承担一个任务，也要考虑群体的需要。个体需要与群体的需要是不是一致？当这两方不一致的时候，个体应该让让步，不能说我就是这个脾气，就这样！这不行。

陈：您的意思是除了聪明之外，一个人要获得成功，在选择目标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社会的需要，是不是？

任：嗯，要想想别人，多想想别人，想想为社会做点什么。这方面大事小事都一样。比如你进屋开门，你“嘭”一关，当然你随手一关很潇洒，可这惊动了好多人，这就不高明，是吧？



1998年 在家中接受陈明采访时合影

陈：前面说的这些只是我们外围的接触，算作弹词开篇吧。后面还可能随时提到这方面的问题。现在，

我就按提纲写的，“以时间为经”，正式开始吧。请先从您的家庭开始谈起。

任：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四代同堂。（陈：现在很少的，那是大家庭了。）是的，那种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家庭。四代同堂还不分家，就像巴金写的《家》那么一个味道，那么一个家庭。所以，家庭里头呢，看起来是很统一，其实内部很不和睦。你想，那么多人，几十口人在一起，利害关系很难统一起来。比方我的祖父那一辈弟兄四个，他底下又有儿子一代，儿子又有儿子一代。说是一个祖先下来，其实内中的想法就很不一样，利害也不一样。它就要引起些矛盾。有钱的么，就要霸道一点，没钱的嘛，就得受点气，所以这个家庭并不是和睦的。

我从小就有个印象，这个封建家庭结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阻力。我内心就比较反感。（陈：这个感受和巴金是相同的。）哎，差不多，有些相同的感受。表面上是和和气气，内心是勾心斗角。

这么一个封建式的家庭，这么一个家庭，推广到国家，也是如此，大小一样的。所以我对封建社会遗留的那些东西，很有些……

陈：倾向于否定？

任：哎！倾向于否定。

陈：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您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封建式家庭。这样一种家族式的生活经验，促成了您对封建文化的否定性情感倾向和批判立场。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对像你们家那样的大家族有很强的依存性。但从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或者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有没有那么一两点好的方面？



90年代 与夫人、儿、孙在一起

任：也不能说是好的方面，就是作为一种制度，维护它，总有一些规矩，有些规章。比方说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它必须让子弟念书。这是重视教育，是传统。不要有文盲，念书么，或多或少总要念一点，起码要考个秀才。在科举时代吧，那是起码的一个要求。然后就看机会看能力了。这个……是有这么个传统。

家里的人不能是游手好闲之辈，一般封建家庭要避免这个。游手好闲，这个不行。一定要有所为，士农工商吧，你不是士，你做个别的都可以。（陈：不能被排除在四民之外。）四民之内总得干一行。这是旧的传统形成的，你不能说是封建社会的优点。这是要保证它的制度不垮。（陈：哎，主要是教育、教化什么的。）是的，教育。从皇帝到一般家庭都有这个东西。皇帝也要教太子，还安排有太子侍读、太傅什么的官员。

陈：我记得您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自传，讲了一下自己小学中学的经历。其中有一位老师，您觉得他对您影响挺大？

任：是，影响挺大！好的老师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我的小学是在山东上的，有个小学老师我现在都很怀念他。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那种教学方法在现在来说都是很开明的。

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他就敢于提出来解决。比方现在这些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没有，几乎没有师资，不敢接触这些东西。我的那个小学老师就给讲。在六七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